

“这是成立最便宜的住宅区，但这里住着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。”

“孩子们，找点别的事干吧，世界上有意思的是很多……人生就一次，不要浪费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。”

那些过去被自己轻视的可怜的人，原来都过的比我好。

“地雷是反侵略武器，更是穷人的武器。”

那灯本来就在那里的，但只有亮的时候你才能看到……

“有时候飞到了头，却发现还不如中间掉下来……”

“现在的计算机同那是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，最终被处理的仍是一串 0 和 1。”

“那些想发明计算机器的科学家，他们肯定认为，自己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想的不够复杂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是因为他们想的不够简单。”

一个研究者如果迷恋武器，就可能潜藏着某些危险因素。特别是像球状闪电这种一旦成功则威力巨大的武器，像林云这样对武器过分地迷恋，像她那为达到目标不计后果的性格，就使这种危险更加明显了……

“你就像一艘在夜海上向着远方灯塔行驶的船，整个世界只有那个闪亮的灯塔对你是有意义的，其他部分都看不到。”

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，有时候人最不能容忍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我想起了张彬的话：“我们都是凡人，虽然我们用超过常人的努力去探寻，可我们还是凡人，只能在理论基础提供的框架中进行推演，不可能越雷池半步，否则就像步入没有空气的虚空一样，但在这个框架中，我们什么也推演不出来。”

“在古代，肯定有一天有一个人恍然大悟，明白自己生活在空气中；后来，人们又知道它们被引力束缚着，知道周围荡漾着电磁波的海洋，知道宇宙射线在随时穿过我们的身体……现在我们又知道了空泡，它们时刻飘行在我们周围这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里。现在，让我代表所有的人，对丁教授和林少校表示应有的钦佩。”

你们不是想得不够复杂，而是想得不够简单。

它只不过是一个电子

宇宙是几何的而不是物理的。

换句话说，宇宙中除了空间之外什么都没有。

假如空间是这块布，原子粒子就是这块布上微小的皱褶。

回想人类研究它的艰难历程，那些像张彬和郑敏一样献出了毕生精力甚至生命而一无所获的人，那西伯利亚密林深处悲壮的 3141 基地，大家感慨万分，我们现在才发现自己走了多少弯路，绕了多么大的一个圈子。

“这就是科学研究，以前的每一步不管多么荒唐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
你的良心里就没有一点不安吗？

我无所谓，我所谓的东西，尺度要么在十的负三十次方厘米以下，要么在一百亿光年以上，在这个尺度上，地球和人类都微不足道。

生命微不足道吗？

从物理学角度看，生命这种物质运动形式，与其他的物质运动相比没有更高的含义，从生命中你找不到新的物理规律，所以从我的角度看，一个人的死与一块冰对消融没有本质区别。陈博士，你这个人有时候想的太多，你应该学会从宇宙终极规律的角度看待生活，这样过的就舒服多了。

张彬临走时对我说：“我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，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后能用球状闪电火化。”

其实在大自然中，异常往往是正常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

对于他们，生存还是死亡，确实是个问题。

“相对于芯片这类物体，有意识的量子态生物，特别是人类的行为要复杂的多，他们是如何与我们的非量子态实现世界互动的，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谜，这中间有许多逻辑上甚至哲学上的陷阱。”

“好吧，我告诉你量子态究竟是怎么回事：量子化的你，哦，假设你已经被球状闪电烧掉了，你只是一团概率云，在这团云中，你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，你并没有决定自己在哪里出现的自由意志，在概率云中的什么位置出现，甚至出现时是生还是死的状态，都不确定，都要由上帝等一个骰子来决定。如果在渔船上被烧掉，那你量子化后的概率云就是以渔船为球心，在周围的空间中，航空母舰的弹药库和油库只占很小的比率，你最可能出现在海水里，如果这时你正处于活的状态，将很快被淹死，那样你的量子态中就不包含活的概率了，你所有的可能都是死了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真有中百万大奖的概率，出现在敌人航空母舰的致命部位，你在哪里是出于活状态的吗？你能在那带多长时间？一小时还是零点一秒？同时，只要有一个敌人或一台敌人的摄像机看到你，你就立刻坍缩回概率云球心那一堆灰的状态和位置，等待着下一个中百万大奖的机会，而另一次机会到来时，航母早已跑到十万六千里之外，地球上可能已经没有战争了……林云，你心在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，看到各种各样的幻象，真的需要休息了。”

林云突然丢掉钢盔，扶到丁仪肩上哭了起来，她哭的很伤心，纤细的身躯在丁仪怀中颤抖着，仿佛要把有生以来的悲伤一下子发泄出来……

“我本以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理性思维之外其他情感中能进能退，以前的几次经理也证明了这一点，但现在我知道，除了理性外，还有一种东西能占据一个人的全部身心……我发现这时的林云真的变小了许多，以前那个向着目标冷酷前进的少校，现在这个脆弱无助的小女孩，哪个才是真正她？”

“也许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吧，比起你来，我更不懂得女性。”

金黄色的森林里分出两条路，可惜我们不能同时去涉足，但我们却选择了，人迹罕至的那一条，从此决定了我们的一生。

彬，引起F的速度只有426.831米/秒，我好怕。

“既不是水晶蛇也不是无法自溢的绳索”“我想到了湿婆，印度教中永恒舞蹈着的神，她的舞一旦停止，世界就会在巨响中毁灭。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“少校，我不过是尽我那点可怜的责任罢了，你真以为我在乎什么？我不在乎，没有物理学家真的在乎过什么，比如上世纪初那些人，把释放原子能量的公式和方法给了工程师和军人，然后又为广岛和长崎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伤心模样，多么虚伪。其实我告诉你吧，他们早就想看那些了，早就想看那些被他们发现的力量是如何表演的，这是由他们，或者说我们的本性决定的。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不虚伪，我也真的想看那两根由奇点构成的弦缠到一起后所发生的事情，我还在乎别的什么？笑话！”

“除了宇宙的奥秘，你真的谁都不在乎？”

“啊，我……”“我只是说我不在乎宏聚变试验的后果。”

这里就是这个国家第一颗核弹爆炸的地方，那在核爆中扭曲的铁塔残余，还有那块似乎是为了忘却而立的小小纪念碑，就在基地旁边。

我认为，一个把武器当毒品的人，是不是和从事武器研究的，特别不适合从事尖端和新概念武器的研究。”

“爸爸，您晚了。”

“这是一座独特的纪念碑。”

那时我抱着枪，感受着它击发时的颤动，像其他小女孩抱着一个会唱歌的洋娃娃。

“这经历可能会让一些人一生远离武器，却也会使另一些人迷上它，我属于后者，恐怖的机器潜藏着一种力量，正是这种力量像毒品一样迷住了我。”

那么她还会那样回来吗

可能不会了，与宏聚变能量发生共振的实体，在共振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其存在态的概率要大于毁灭态，这就是我们能在聚变时看到她的缘故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量子态将发生衰减，最后毁灭态将大于存在态

但存在态不管有多小，总还是存在的。

就像希望。

喜欢这香水吗？

啊……哦，部队上不是不让用香水吗？

有时也可以。

当我走到人生的尽头，当我在弥留之际最后一次睁开眼睛，当时所有的知性和记忆都消失在过去的深渊中，又回到童年纯真的感觉，和梦幻之中，那就是量子玫瑰向我微笑的时候。